

清·沈复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浮生六记

出南门，即大海。一日两潮，如万丈银堤破海而过。船有迎潮者，潮至，反棹相向。于船头设一木招，状如长柄大刀。招一捺，潮即分破，船即随招而入。俄顷，始浮起，拨转船头，随潮而去，顷刻百里。

浮生六记



清·沈复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I 264
1059

RBI/61/1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生六记/(清)沈复著. —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
2000.8

ISBN 7-80643-409-7

I. 浮… II. 沈… III. 笔记-中国-清代-选集
IV. I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38283 号

浮 生 六 记

著 作 者	(清) 沈 复
责任编辑	周 骋

出版发行	江苏古籍出版社
	发行部电话 025-3223462
社 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
经 销	江苏省新华书店

照 排	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
印 刷 者	南通韬奋印刷厂
开 本	大 32
印 张	4.25 插页 1
印 数	1-5000 册
字 数	103 千字
版 次	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7-80643-409-7/I·112
定 价	5.60 元

(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出版说明

《南亭四话》9卷，包括《庄谐诗话》4卷、《庄谐联话》3卷、《庄谐词话》1卷、《庄谐丛话》1卷，署“李伯元著”，有题“中华民国十三年四月古稀老人书于湖滨之望湖楼”序，1925年大东书局石印本。

李伯元(1867—1906)，名宝嘉，原名宝凯，字伯元，别号南亭亭长，笔名游戏主人、讴歌变俗人等，晚清小说大家，著名报人。代表作有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文明小史》等。

《南亭四话》收诗、词、联对及笔记若干，以趣谐为特色。诗词联对多述其缘起，偶加点评。作品诙谐辛辣，于清代官府吏治的腐败，政治的黑暗，社会风习，多有涉及，既有丰富具体的史料价值，也可作优美的小品文字读。

书中个别条目所记为李伯元去世事后事，当为后编者篡入。间有条目重出，文字稍有出入，为保存原貌，不删。

本书据1925年大东书局石印本整理。

出版说明

《浮生六记》为清代人沈复的生活纪实之作。

沈复，字三白，苏州人，生于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），卒年不详，据本书所记，可知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仍健在。

沈复是生活在乾嘉时期社会中下层的士人，其家境不裕，坎坷多蹇的困顿状况可从《浮生六记》朴实的文笔中一一窥出，百年之下，仍能使读者强烈感受到那般令人窒息的困苦贫穷。

沈复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化人，却不以科举为事，不以功名为务，自愿过平实的生活，并从中得到乐趣和感悟。本书就是以作者夫妇生活为主线，使全书各个部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，真实地反映了普通人的居家生活的种种际遇。作者并未用力描摹，却使夫妻间琴瑟和谐、相濡以沫、悲欢离合的真情实感跃然纸上，感人至

深。故受到读者的喜爱、学者的推崇，并被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。其原因正如俞平伯先生所说：“此记所录所载，妙肖不足奇，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；韶秀不足异，异在韶秀以外似无物。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，只见明莹，不见衬露的颜色；只见精微，不见制作的痕迹。”

本书初为杨引传于同治末年（1874）前发现，当时即为四记本（残本），并于光绪三年（1877）翻印流传。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由世界书局刊出六记本（足本）。其后，后二记的真伪聚讼不断，未有定论。为飨读者，今以足本（六记本）整理印行，读者诸君在窥其全豹的同时，自可探究其真伪。

序 一

是编合冒巢民《影梅盦忆语》、方密之《物理小识》、李笠翁《一家言》、徐霞客《游记》诸书，参错贯通，如五侯鲭，如群芳谱，而绪不芜杂，指极幽馨。绮怀可以不删，感遇乌能自己，洵《离骚》之外篇，《云仙》之续记也。向来小说家标新领异，移步换形，后之作者几于无可著笔，得此又树一帜。惜乎卷帙不全，读者犹有遗憾。然其凄艳秀灵，怡神荡魄，感人固已深矣。

仆本恨人，字为秋士。对安仁之长簟，尘掩茵褥；依公瑕之故居，种寻药草。余居定光寺西，为前明周公瑕药草山房故址。海天琐尾，尝酸味于芦中；山水遨头，骋豪情于花外。我之所历，间亦如君；君之所言，大都先我。惟是养生意懒，学道心违，亦自觉阙如者，又谁为补之欤？浮生若梦，印作珠摩；余藏旧犀角圆印一，镌“浮生若梦”二语。记事之初，生同癸未。三白先生生于乾隆癸未，余生于道光癸未。上下六十年，有乡先辈为我身作印证，抑又奇已。聊赋十章，岂惟三叹。

艳福清才两意谐，宾香阁上斗诗牌。
深宵同啜桃花粥，刚识双鲜酱味佳。

琴边笑倚鬓双青，跌宕风流总性灵。
商略山家栽种法，移春槛是活花屏。

分付名花次第开，胆瓶拳石伴金罍。
笑他琐碎板桥记，但约张魁清早来。

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
守此情天与终古，人间鸳牒只须焚。

衅起家庭剧可怜，幕巢飞燕影凄然。
呼灯黑夜开门去，玉树枝头泣杜鹃。

梨花憔悴月无聊，梦逐三春尽此宵。
重过玉钩斜畔路，不堪消瘦沈郎腰。

雪暗荒江夜渡危，天涯莽莽欲何之？
写来满幅征人苦，犹未生逢兵乱时。

铁花岩畔春多丽，铜井山边雪亦香。
从此拓开诗境界，湖山大好似吾乡。

眼底烟霞付笔端，忽耽冷趣忽浓欢。
画船灯火层寮月，都作登州海市观。

便做神仙亦等闲，金丹苦炼几生慳。
海山闻说风能引，也在虚无缥缈间。

同治甲戌初冬，香禅精舍近僧题。

序 二

《浮生六记》一书，余于郡城冷摊得之，六记已缺其二，犹作者手稿也。就其所记推之，知为沈姓号三白，而名则已逸，遍访城中无知者。其书则武林叶桐君刺史、潘麀生茂才、顾云樵山人、陶芭孙明经诸人，皆阅而心醉焉。弢园王君寄示阳湖管氏所题《浮生六记》六绝句，始知所亡《中山纪历》盖曾到琉球也。书之佳处已详于麀生所题。近僧即麀生自号，并以“浮生若梦为欢几何”之小印，钤于简端。

光绪三年七月七日，独悟庵居士杨引传识。

目 录

序一	1
序二	1

正编

卷一 闺房记乐	1
卷二 闲情记趣	19
卷三 坎坷记愁	29
卷四 浪游记快	46

附编

卷五 中山记历	75
卷六 养生记道	103

分题沈三白处士浮生六记	121
跋	123

正 编

卷 一

闺 房 记 乐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，居苏州沧浪亭畔，天之厚我，可谓至矣。东坡云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，苟不记之笔墨，未免有辜彼苍之厚。因思《关雎》冠三百篇之首，故列夫妇于首卷；馀以次递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学，稍识之无，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。若必考订其文法，是责明于垢鉴矣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，八龄而夭；娶陈氏。陈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馀先生女也。生而颖慧，学语时，口授《琵琶行》，即能成诵。四龄失怙；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既长，嫀女红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给，克昌从师修脯无缺。一日，于书簏中得《琵琶行》，挨字而认，始识字。刺绣之暇，渐通吟咏，有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之句。

余年十三，随母归宁，两小无嫌，得见所作，虽叹其

才思隽秀，窃恐其福泽不深，然心注不能释，告母曰：“若为儿择妇，非淑姊不娶。”母亦爱其柔和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。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

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阁，余又随母往。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时但见满室鲜衣，芸独通体素淡，仅新其鞋而已。见其绣制精巧，询为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。其形削肩长项，瘦不露骨，眉弯目秀，顾盼神飞，惟两齿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种缠绵之态，令人之意也消。

索观诗稿，有仅一联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。询其故，笑曰：“无师之作，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。”余戏题其签曰“锦囊佳句”，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。

是夜，送亲城外，返已漏三下，腹饥索饵，婢姬以枣脯进，余嫌其甜。芸暗牵余袖，随至其室，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。余欣然举箸，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：“淑妹速来！”芸急闭门曰：“已疲乏，将卧矣。”玉衡挤身而入，见余将吃粥，乃笑睨芸曰：“顷我索粥，汝曰‘尽矣’，乃藏此专待汝婿耶？”芸大窘避去，上下哗笑之。余亦负气，挈老仆先归。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恐貽人笑也。

至乾隆庚子正月廿二日花烛之夕，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，头巾既揭，相视嫣然。合卺后，并肩夜膳，余暗于案下握其腕，暖尖滑腻，胸中不觉怦怦作跳。让之食，适逢斋期，已数年矣。暗计吃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谓曰：“今我光鲜无恙，姊可从此开戒否？”芸笑之以目，点之以首。

廿四日为余姊于归，廿三国忌不能作乐，故廿二之夜即为余姊款嫁，芸出堂陪宴。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，拇战辄北，大醉而卧。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。

是日，亲朋络绎，上灯后始作乐。廿四子正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末归来，业已灯残人静；悄然入室，伴姬盹于床下，芸卸妆尚未卧，高烧银烛，低垂粉颈，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。因抚其肩曰：“姊连日辛苦，何犹孜孜不倦耶？”芸忙回首起立曰：“顷正欲卧，开橱得此书，不觉阅之忘倦。《西厢》之名闻之熟矣，今始得见，真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。”余笑曰：“惟其才子，笔墨方能尖薄。”

伴姬在旁促卧，令其闭门先去。遂与比肩调笑，恍同密友重逢。戏探其怀，亦怦怦作跳，因俯其耳曰：“姊何心春乃尔耶？”芸回眸微笑，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；拥之入帐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芸作新妇，初甚缄默，终日无怒容，与之言，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处下以和，井井然未尝稍失。每见朝曦上窗，即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“今非吃粥比矣，何尚畏人嘲耶？”芸曰：“曩之藏粥待君，传为话柄。今非畏嘲，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。”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，因亦随之早起。自此耳鬓相磨，亲同形影，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。

而欢娱易过，转睫弥月。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，专役相逐，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。先生循循善诱，余今日之尚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归来完姻时，原订随侍到馆；闻信之余，心甚怅然，恐芸之对人堕泪。而芸

反强颜劝勉，代整行装，是晚，但觉神色稍异而已。临行，向余小语曰：“无人调护，自去经心。”

及登舟解缆，正当桃李争妍之候，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，天地异色。到馆后，吾父即渡江东去。

居三月如十年之隔。芸虽时有书来，必两问一答，半多勉励词，余皆浮套语，心殊怏怏。每当风生竹院，月上蕉窗，对景怀人，梦魂颠倒。先生知其情，即致书吾父。出十题而遣余暂归，喜同戍人得赦。登舟后，反觉一刻如年。及抵家，吾母处问安毕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



清代湖南年画《花园赠珠》

手未通片语，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，觉耳中惺然一响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

时当六月，内室炎蒸，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，板桥内一轩临流，名曰“我取”，取“清斯濯缨，浊斯濯足”意也。檐前老树一株，浓荫覆窗，人面俱绿，隔岸游人往来不绝，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。禀命吾母，携芸消暑于此，因暑罢绣，终日伴余课书论古，品月评花而已。芸不善饮，强之可三杯，教以射覆为令。自以为人间之乐，无过于此矣。

一日，芸问曰：“各种古文，宗何为是？”余曰：“《国策》、《南华》取其灵快，匡衡、刘向取其雅健，史迁、班固取其博大，昌黎取其浑，柳州取其峭，庐陵取其宕，三苏取其辩，他若贾、董策对，庾、徐骈体，陆贽奏议，取资者不能尽举，在人之慧心领会耳。”芸曰：“古文全在识高气雄，女子学之恐难入彀。唯诗之一道，妾稍有领悟耳。”余曰：“唐以诗取士，而诗之宗匠必推李、杜。卿爱宗何人？”芸发议曰：“杜诗锤炼精纯，李诗潇洒落拓。与其学杜之森严，不如学李之活泼。”余曰：“工部为诗家之大成，学者多宗之，卿独取李，何也？”芸曰：“格律谨严，词旨老当，诚杜所独擅；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，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，令人可爱。非杜亚于李，不过妾之私心、宗杜心浅，爱李心深。”余笑曰：“初不料陈淑珍乃李青莲知己。”芸笑曰：“妾尚有启蒙师白乐天先生，时感于怀，未尝稍释。”余曰：“何谓也？”芸曰：“彼非作《琵琶行》者耶？”余笑曰：“异哉！李太白是知己，白乐天是启蒙师，余适字三白为卿婿，卿与‘白’字何其有缘耶？”芸笑曰：“白字有缘，将来恐白字连篇耳。”吴音呼别字为白字相与

大笑。余曰：“卿既知诗，亦当知赋之弃取。”芸曰：“《楚辞》为赋之祖，妾学浅费解。就汉、晋人中调高语炼，似觉相如为最。”余戏曰：“当日文君之从长卿，或不在琴而在此乎？”复相与大笑而罢。

余性爽直，落拓不羁。芸若腐儒，迂拘多礼，偶为披衣整袖，必连声道“得罪”，或递巾授扇，必起身来接。余始厌之，曰：“卿欲以礼缚我耶？语曰：‘礼多必诈。’”芸两颊发赤，曰：“恭而有礼，何反言诈？”余曰：“恭敬在心，不在虚文。”芸曰：“至亲莫如父母，可内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？”余曰：“前言戏之耳。”芸曰：“世间反目多由戏起，后勿冤妾，令人郁死！”余乃挽之入怀，抚慰之，始解颜为笑。自此“岂敢”“得罪”竟成语助词矣。

鸿案相庄廿有三年，年愈久而情愈密。家庭之内，或暗室相逢，窄途邂逅，必握手问曰：“何处去？”私心忒忒，如恐旁人见之者。实则同行并坐，初犹避人，久则不以为意。芸或与人坐谈，见余至，必起立偏挪其身，余就而并焉。彼此皆不觉其所以然者，始以为惭，继成不期然而然。独怪老年夫妇相视如仇者，不知何意？或曰：“非如是，焉得白头偕老哉！”斯言诚然欤？

是年七夕，芸设香烛瓜果，同拜天孙于“我取轩”中。余镌“愿生生世世为夫妇”图章二方；余执朱文，芸执白文，以为往来书信之用。是夜，月色颇佳，俯视河中，波光如练，轻罗小扇，并坐水窗，仰见飞云过天，变态万状。芸曰：“宇宙之大，同此一月，不知今日世间，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？”余曰：“纳凉玩月，到处有之。若品论云